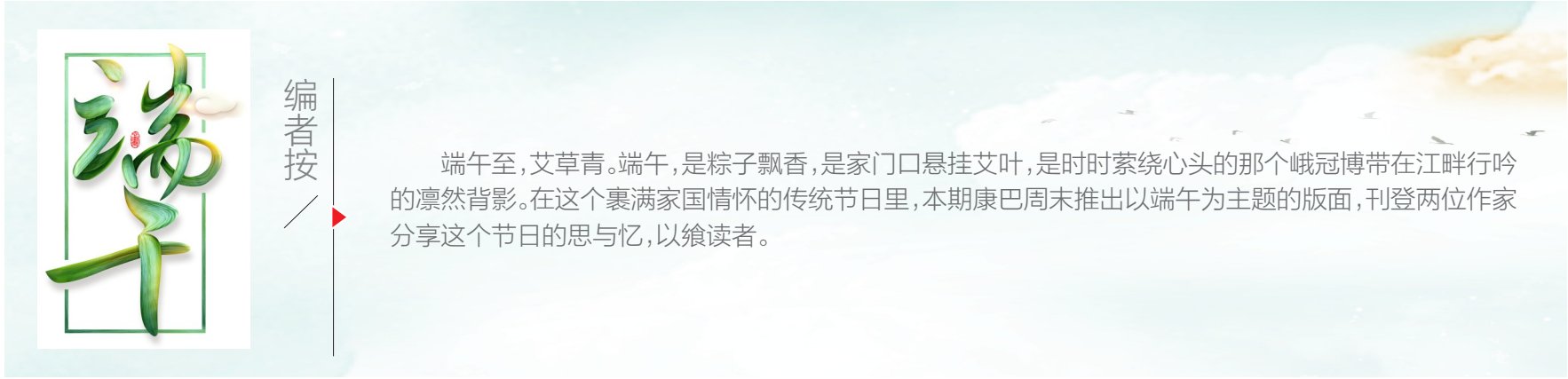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编者按

端午至，艾草青。端午，是粽子飘香，是家门口悬挂艾叶，是时时萦绕心头的那个峨冠博带在江畔行吟的凛然背影。在这个裹满家国情怀的传统节日里，本期康巴周末推出以端午为主题的版面，刊登两位作家分享这个节日的思与忆，以飨读者。

7

人类至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4年6月7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版式设计：张磊

向诗行

◎石泽丰

夜深得即将破晓，在这个时间点，祖母一摇一摆地挪动着她的小脚，朝黑屋深处走去。她裹着的小脚塞在正好合脚的布鞋里，布鞋像极了前湖里的小木船。小木船的船头是尖尖的，后艄略宽，布鞋也是。祖母正是凭借着这两只“小船”，驶向她要到达的地方——黑屋。

黑屋里有土砖砌成的灶台，灶台前端是用土砖围成的柴禾栏（专用于放柴禾），后面有食橱、水缸，还有瓦罐。瓦罐除了腌制蔬菜外，祖母还把它用来腌制岁月的苦难，腌制人间的变迁，腌制她内心的杂乱和对屈原的崇敬，她手里的煤油灯可以为证。

祖母一只手拿着煤油灯，灯火如豆。另一只手五指并拢弯曲，形成一面挡风的屏障，挡在火苗的前面，为火苗避风。她怕风把火苗吹灭，这是她前行的光源，是她向着诗行进的依靠。她走向黑屋，黑屋里漆黑一片，四周没有窗户，又是在黎明前的黑夜里。要是在白天，黑屋里会亮堂一些。因为屋顶上有一块亮瓦，太阳的光线可通过亮瓦投射下来，给黑屋增添一丝光亮。

黑屋在我的老家，还有一个土里土气的名字，叫做“灶哈”。后来改革的春风吹到我们山村，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，除了挣回一些钱外，还带回了一些新鲜的名词，比如他们把灶哈称为厨房。这是祖母活了七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她觉得就我家的厨房而言，叫黑屋更加贴切一些，她不愿意改。

哦，我记起来了。那次是离端午节不远的日子。我和祖母睡在一张床上。我睡在床的里边，她睡在床的外边。她起床时，我已经醒了。我吵着也要起来，和她一道去黑屋。祖母说，她要到黑屋包

粽子，问我去干啥。我说不出合理的缘由，但执意要跟着去。祖母骂骂咧咧好一阵子，最后还是允许我跟在她身后，随她一起横穿堂屋，去东边的黑屋里。

端午节来临之前，我们那里的人，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。在我家，包粽子成了祖母必做的功课，她像一位虔诚的信徒，至死不渝地抄着她的经卷。经过口耳相传，她知道了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。没有文化和生在民国的祖母，经历过饥荒、逃难，她当然不知道那位诗人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屈原，更不知道他提出主张楚国联合齐国、抗击秦国的意见没有被采纳，反而丢了官被发配到边远的地方。但她知道，他是在农历五月五日投江的。我想，祖母知道这一点的原因，很可能是每年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，人们要在门前的湖里划龙舟、投粽子，而且这事从来没有间断过。

我尽管从出生后的第二年端午，就开始吃着祖母亲手包的粽子，但对于屈原的故事，在读小学五年级之前也知之甚少。直到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的那年端午节，一位民办教师才向我们略略地说过一些。当时，我非常感兴趣，因为我要回家讲给我祖母听。后来，我把我学到的粽子和屈原的故事，粗略地对祖母作了述说。

屈原投江后，楚国人民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吃屈原的尸体，就在每年的端午节往江里投粽子，并把送粽子的船打扮成龙的样子，因为鱼虾鳖蟹属龙官，它们误认为这是龙王的东西，不敢吃……

祖母听我转述后，觉得我在学校里学到了不少知识。这是她在黑屋里永远都无法找到的答案，但黑屋里那盏为了包粽子点亮的

煤油灯，散发的微光却为她照亮了向前行走的光亮。

我一次次看到在端午节的清晨，祖母借着这光亮到黑屋里去煮粽子的情形。她把柴火放在煤油灯上点燃，然后迅速地塞进灶膛里，又拿起一个柴把塞进去。灶膛里，火旺起来了，火苗像是在跳着欢快的舞蹈，尽情地舔着锅底。不一会儿，锅里的水煮开了，水花从粽子的间隙里翻滚而出，不断地向四周散去，那热烈像一行行迥异于她心中的诗句。这诗句是对屈原之前的认知的颠覆和补充，而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这些现象，亦是屈原生活过的经历，至今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里。粽子煮好了，祖母盛上几个，放入一个蓝边海碗，随后拿到供桌前，点上几根香，怀着虔诚地拜神位。

我看见被点燃的香头，生出了明灭的光，这光犹如我在学校里学到有关屈原的诗词，我将其中一篇完整地念给祖母听：君不行兮夷犹，蹇谁留兮中洲？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。令沅、湘兮无波，使江水兮安流。望夫君兮未来，吹参差兮谁思？驾飞龙兮北征，遭吾道兮洞庭。薜荔柏兮蕙绸，荃桡兮兰旌。望涔阳兮极浦，横大江兮扬灵。扬灵兮未极，女婵媛兮余太息。横流涕兮潺湲，隐思君兮徘徊。桂棹兮兰枻，斄冰兮积雪。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。心不同兮媒劳，恩不甚兮轻绝。石濂兮浅浅，飞龙兮翩翩。交不忠兮怨长，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闻。晁骋骛兮江皋，夕弭节兮北渚。鸟次兮屋上，水周兮堂下。捐余袂兮江中，遗余佩兮澧浦。采芳洲兮杜若，将以遗兮下女。时不可兮再得，聊逍遥兮容与。

这是《九歌》中的《湘君》篇，

祖母不懂，直到离世她都没有把这诗的意思搞明白，但她微微感到这些诗句所表达的内容极丰富。可惜我那时也不懂，对于其中的生僻字，我还是费了好大的劲通过查字典才认识的。如果祖母活到现在，我是说如果，我一定会用通俗的语言翻译给她听。那时祖母并不在意，她很喜欢听其中的韵律，更何况那里有她熟悉的事物，比如：水、鸟、飞龙、积雪，这些哲学存在令她心生美好。她告诉我，她确信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写这篇文章的人了不起。《湘君》像带有诗意的一束光早就印证过。当它掠过她的心灵时，她感到了一种诗歌的切片。这使她更加坚信自己这些年坚持包粽子、看龙舟赛时向河里投粽子极具意义。

投到河里的粽子，是祖母当天早上从供桌上取下的。我有一事不明白，当天煮熟的粽子还有许多，为什么祖母非要把供桌上的粽子拿到河里去投？直到今天，它于我仍旧是一个哑谜，我在屈原的作品里，一点迹象都没有找到。

时光不会止步，也不可能止步。它夹杂着风沙，掩埋了屈原，掩埋了无数的生灵，包括我的祖母。祖母带着她似懂非懂的对屈原诗作的理解，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江水没有顾及这些，在时间的长河里继续着它的潮涨潮落，冲刷着沿途的沙石。少年时代，我对祖母心灵深处仅存的一点点诗意的光晕，感到有些杂乱。我没有看清诗歌的叙事和转折，虽然心生热爱。如今看来，那些隐藏在诗中的叙事，就像一条河在流动，它如祖母当年手里的那盏油灯，照着诗行。

念蜀葵

◎查晶芳

一直觉得，蜀葵是花中豪杰。不耽于花盆，不囿于斗室，广阔天地是其纵横驰骋的江湖。

只要花开，便恣肆汪洋。丛丛簇簇，高大丰茂，粉白、淡红、娇黄、深红，摇曳五彩。每一株都茎杆笔直，挺拔向上，甚至高达丈许，豪气尽显。望一眼，便让人心潮澎湃。

其实，“蜀”“葵”两字连用，就觉得壮硕强；再读读其别名，“步步高”“一丈红”亦莫不如是。不过，在我们皖南小城，她也有个相对温柔的名字：“端午锦”。你看，她花繁密硕大，柔软富丽，如锦似绣，又恰于端午前后盛开，如此叫法，也算妥帖。

端午锦开时，端午就近了。难忘小时候的端午节。老家在一个名唤“桃花潭”的小镇，每年端午，那里都会举办盛大的龙舟赛。水面上，数条龙舟争相飞驰，赤着上身的船夫们一边奋力使桨，一边用劲喊着号子：“划龙船划龙船，嗨哟哟划划划龙船！”我们当地方言中，“划”发“摆”音，“船”字则发rai音，于是这波“摆龙rai，摆龙rai”的声音响彻着河畔与天空。少年的我们挤在人群中，身后不远处一丛丛的蜀葵，正开得如火如荼。多年以来，每每看到蜀葵，我就会想到端午节，想到龙舟赛那热烈的场景……

说起来，夏花也有不少，榴花似火，紫薇鲜妍，清荷凌波，各有各的好。蜀葵能让人记住且亲近，是因为她靠近人居，开在民俗里，少不得与少年的记忆、老人的回忆牵连。何况她们泼辣，热烈，不娇气，不矫情，花期长还能经多番风雨。她们尤其与篱笆矮墙、灰墙黛瓦的老屋、古朴雅致的木格窗棂相宜，不信你倚窗斜立，低首凝神，旁边一簇蜀葵烂漫，保管惊艳了你一生的记忆。我曾在乡间与蜀葵合过影，绿叶红花衬着一袭白衣，整个画面又寂又艳。至今回看，仍是喜欢。

蜀葵是葵科，她与葵花一样，始终向日而倾。清代园艺专著《花镜》记载：“蜀葵，阳草也。”蜀葵向阳，她的心里也是亮堂堂响当当的，就像一群乡间女子，全无娇饰，只红衫绿裤，昂首阔步，叽叽喳喳地在旷野中奔跑，哪哪都是她们天真活泼的身影。蜀葵的美是健康的美，是蓬勃的美。夏花中最符合夏天气质的，我觉得莫过于蜀葵了。她鲜亮、热辣，一如夏日骄阳；其昂然奔放之姿，浓艳欲滴之色，又令人想起凡高笔下的向日葵。我甚至想，倘若当年凡高以此作画，也未必就不能千古流芳。

大概是因为随处可见，便有人说她不够矜持，讽言“得人嫌处祗缘多”。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城市小女子的矫情：心里渴望被关注，又怕被识破，所以躲躲藏藏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一边“秀”着，一边藏着——其实这种作秀，谁看不出来呢？不如索性大胆地走秀。我喜欢她们的泼辣、大胆、豪爽，活脱脱的侠女风范！你看不惯？呵呵，我偏要这样，你怎么地？

这火一般奔放的蜀葵，自然是不宜室养盆栽的。苍茫的原野、广袤的天宇方能盛得下她的无边烂漫与锦绣霞姿。有院子的人家，也常会在庭院中栽种数株。甚至山中久绝行人处，也有端阳一丈红。如此好养活，又妩媚多姿，谁人不喜？老舍先生就曾说过，他最喜欢养些好种易活、自己会奋斗的花草。想必蜀葵的名字甚合其意吧？

蜀葵的花语是梦，是坚持。向梦而行，永不退却，永远热忱，真好。

雪花
XUEHUA
【第2530期】

